

歌坛的
行吟诗人
带你回望一段
关于音乐的
旧时光

陈升

著 // // // //



[一朝醒来
是
歌星]

M Y
D E S T I N Y

是 醒 一
歌 来 朝
星



陈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朝醒来是歌星 / 陈升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075-3851-9

I. ①—…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9941号

一朝醒来是歌星

著 者: 陈 升

责任编辑: 刘超平

特约编辑: 李瑞瑞

封面设计: 壹诺设计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投稿邮箱: hwc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58336229

发行部 010-5833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870×1280 1/32

印 张: 7

字 数: 80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851-9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旧铁道与木棉花

小白 002

舍利花? 008

拥挤的乐园 012

我很怪，因为我真实 018

天王的物质依赖症 028

音乐与革命

虚幻与真实 038

鸡尾酒效应 045

和自己私奔 053

那些个南岛的雨季 062

客人，要吃什么呢? 067

睡在那片美丽的蓝里 073

把悲伤留给自己 082

天才与校花 092

天王的“自我凝固”…… 096

愉快的行业? 104

革命的日子 108

风中的咸鱼味

定性vs. 飘移 114

有限度的移动 116

我曾路过这里…… 119

北京一夜 121

洞庭湖畔忆三国 127

捡拾一片屈原祠里的桂花叶 131

神谕 135

鲫鱼的梦 143

梦与真实 150

我们都是A调的人 155

罪恶感

旷世巨歌 162

老板的心事 164

贫穷的感觉 171

写作妄想病 176

老嬉皮 180

半截地图

烟城瓜亚基尔 190

我们都需要切·格瓦拉 194

革命事业 200

我快乐吗？ 208



— 旧铁道与木棉花

小白

旧铁道边上的那排木棉，比起前些年长高了许多。要不就是台北少有这样子干凉的春天，竟然让花朵结出了一蕊一蕊的棉絮来了，我想也是。这排木棉早该成熟了。这些年要不是绵密的春雨，让花儿开不起来、结不了棉絮，要不就是我的心思根本就没有在这些事项上。

我靠在围篱边上，微风把棉絮堆挤在篱角上，那些还没落下的，就垂挂在高高的枝桠上。好像一簇簇的白色小灯笼，迎着风热切地想要飞翔起来。

我捻起一蕊来看，一颗细细小小的种子就躲在那球绵白的丝里，我蹲了下来，盯着堆挤在篱角上的那伙，心里想说：“你们这些小家伙，怯懦的挤在这儿做什么呢？起风的时候，就赶快飞得远远地去吧！”

阳光透过围篱稀疏的缝间，落在红砖路上，路砖的尽头，是围住木棉道的矮杜鹃丛。

我突然想起小白拖着它那肥胖的身躯，在花丛间寻寻觅觅的笨拙样子。说起来，小白会肿成那个样子，还不都是阿潘害的。那天蝎座的女人真要命。

事情是这样子的。没有人真的知道小白的身世，可以说，这个公司在旧铁道边开张的时候，小白就已经霸在旧铁道边上那排后来被拆了的散漫面摊里了，那该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也许更久。

后来旧铁道要改建成停车场，面摊也拆了。那段日子不好过，每个人都要踩着一路的烂泥到办公室去，小白它属于一条狗的尊严也随着地盘瓦解了。

台北这个城市，真是有趣，总有一些任谁也管不到的地方。我们就在公司楼下的角角，用几台破车子占据了一块畸零地，没几天，也许是地灵人杰吧，小白也就回来霸住了畸零地旁可以躲雨的空位了。

来来去去的前几年，大家都在为新时代的音乐革命奔忙，算算公司里同事连歌手，也就那么十来个，真忙起来的时候，歌手都要在夜里被召唤去为自己赶着送去电台、电视台的唱片打包。



那是一段美好而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说的……有点穷，但心里反而富足。

大家相濡以沫，互相扶持，进出门时，总不会忘记为小白带点小礼物，小白也就成了家里的一分子。

我们都知道小白跟阿潘的感情最好。也许是阿潘身上那股猫味，特别惹小白的注意吧！那阵子，阿潘在她关渡的家里，收留了25只猫，大部分是流浪的。她笑着说，看起来，小白除了泡马子和吃以外，对这社会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贡献。要说有的话，就是让我们这条新打通的巷弄安宁了不少。

别说是搞不清楚状况的野狗、野猫不敢经过这儿，就连放点不清想混进来把车停在我们畸零地的大哥、大姐们都却步不前了。

我在一个旧历年后的冷天里，突然奉召接下阿潘新专辑的制作工作。

那真是一个苦差事，因为时间跟预算都很有限。最要命的是我的合作伙伴是一个千变万化的美丽女子。

她每天都给我带来许多新鲜的故事，从她对早逝的父亲的思念，到她小时候瑟缩地走在飘漫着煎咸鱼味的海边的事。当然也带给我许多的不同的面孔和心情。有时候我得坐在录音室里跟她讲上三个钟头的笑话，她才能提起精神嫣然一笑。

她常常因为跟猫太亲近，弄得手臂上、脸上有些莫名其妙的抓痕。

但听起来，她的狗朋友好像也只有小白一个，且麻烦不少。

说是几天前一个夜里，巷子里熟识的人慌忙地跑来办公室说，小白被几个打狗卖香肉的人逮住了，正往路的那一头拖去……

公司里的几个小朋友七手八脚地拎了手上能抄到的家伙就冲了出去，把那个混账堵死在巷子里。仗着人多，一阵吆喝，好歹把一条好狗给抢了回来，打开偷狗的麻布袋时，差点没把大伙给吓坏了。好好的一条狗，被那几个混账家伙差点打死了。

大伙心里想笃定要给这好狗来个告别式了。又是七嘴八舌的，众人把狗给抬到了对街的狗医院里去了。

这狗奄奄一息的连气都喘不过来，挺了一夜，竟然又从鬼门关里回来了。



隔天阿潘领着大伙，兴冲冲地提着礼物去了狗医院。

狗是好了！坐了起来，报以大家熟悉的眼神。医生却将大伙叫到门外，腼腆地笑着说：“我、我这样说好了。谁是这狗的主人？”大伙你看我、我看你的，一时间回不了话。“它是野狗？”医生张大眼睛反问着，还赶忙解释说不是没良心，只是常常有人把从路边拎来病恹恹的野狗、野猫，就往他的店里放，最后却一走了之，弄得他也心力交瘁。他只是要搞清楚，有没有人肯对这条狗负责罢了。大家看看阿潘，女英雄站了出来，说：“是不是要花很多医药费？”



“那倒还好，只是……后来我就鸡婆的给它检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发现它有很严重的……性病。”

“啊？”大伙都盯着玻璃隔间后的那条好狗看……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啦！很多狗没看好出门一两次就会有的。”
医生好像在为那条好狗辩解着。

“那怎么办？”阿潘说。

“治，当然是可以治好。但是通常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主人把它给阉了。”

“阉了？”真难听。

“噢！我的意思是：结扎！结扎！”医生头上开始冒汗。

“噢！啊！结扎之后就不会那个那个了吗？”几个女生不知道要怎样问。

“那个？哪个？”是个书呆子医生。

“噢！那个！那个！我也不知道。这恐怕要问狗了，不过……不过至少不会乱生一堆吧？”

然后，然后就阉了，肯定没有问过小白本尊。我是这样问阿潘的。

“你疯啦！怎么问啊？”阿潘嗔着。

够狠！真够狠！换作是我，立场倒过来想，一堆母狗，问都不问我，就把我架到医院，只因为我得了性病，还害怕我乱生一堆，就把我给阉了，那……我一定活不下去了。

够狠！真够狠！它又不会传染给人。我真心地向阿潘抗议着。

舍利花？

好兰迪说小白走了。还发生了好些有趣的灵异事件。

“比如说。”我实在受够了这些做唱片企划的家伙，他们常常习惯于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说得像是外星人登陆在他家的后院子那样。

“你别不信邪！”

“我没有。”

“你有！”

“没有……”我忍住不笑。

“操！你有。从我认识你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你总是在心里偷偷笑我。”他吹胡子瞪眼的。真受不了他，年纪轻轻的，就非得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老头，再热的天气里，也总是穿得一身黑鸦鸦的，明明长得高头大马的，1.9米那么高大，却又整天鬼鬼祟祟的刻意要避开人。

现在，又透过那只徐志摩式的圆眼镜，用他那双小眼睛盯着我看。

“你知道它后来不是断了条腿什么的，不是吗？”小白自从阉了后，就一路发胖，你可以想象它就像是用四根短木棍架住的生啤酒桶，看起来挺好笑的。没了雄风，偶尔有路过的小公狗惹毛了它，它叫起来不是

“汪！汪！”的，比较像是“吼！吼！”咳不出痰来似的。

“最后几天，它再也走不动了，公司的人把它塞在电梯门口的小回廊里。然后，它以前那个老婆——小花。当然我们都知道它有很多老婆。小花在楼下电梯门口鬼叫几天，管理员搞不清楚，每天都赶它走。走了又回来，赶走又回来。那小白在楼上好几天不吃也不喝。一息尚存，就只有一息尚存。后来管理员上来问，谁家掉了只花狗在楼下。大家才搞清楚，小白是撑在那儿要见它老婆最后一面的，说了你也不信，它，就在见了小花最后一面之后，就噶屁了，你说神不神？”

我能说什么呢？说我很感动吗？

“还没完呢！后来大家想，它长年来守着这公司，十年了嘛，十来年了，你知道的，你进公司的时候它差不多就在，你进公司几年了？”

“十四、十五年了吧？”一下子也想不起来。

“差不多，以前旧铁道还在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边上的面摊打混的时候，它就在？”

“狗能活那么久吗？”我也有些模糊了起来，那些年，大家都又穷又单纯的。而且东区巷弄里到处都是野狗的，实在记不起来，有小白的特别印象。

“所以啊！所以啊！它差不多就已经成精说成仙了也可以。大家就决定给它来个厚葬，送到淡水、什么金宝山的。这你不知道吧？”

“火葬，最惊人的就在这里。”

“什么玩意儿？”我在想要在我们乡下不就随手挖个坑埋了当作有



机肥料了吗？哪那么阔，还给一条死狗来个火葬。

“然后呢？”

“然后呢！竟然烧出舍利花来……”看他的小眼睛，现在兴奋得像是两只大灯泡在油光的眼镜片后闪烁着。

“什么舍利花？舍利花是什么玩意儿？”我实在是越听越模糊。

“有点常识好不好，舍利子你总知道吧？”

“知道啊！很多老和尚升天之后烧出来会有什么结石之类的。”我是这样听说的没错，可没有半点不敬的成分哪！

“就是就是，舍利花就是比舍利子还要上去的东西。”他说得兴起，支着一只手比了比。

“那小白，肯定是成仙了喔？”

“对呀！修道人要修多久，才能烧出点舍利子来，咱们小白，竟然烧出了舍利花来了。”

“这样是不是很教人泄气啊？那小白在世的时候，说起来，也是瞎搞胡搞的，就给它成仙了，那，那么多人修炼了一辈子，勉强都才及格不是很瘪吗？”

“谁知道，很玄就是了，不是吗？”

“你别不信邪！”末了，他又盯着我补上这一句。

“这又不是什么邪门的事，我没有。”我辩解着。

“你有。”看他自己也快要笑了出来。

“没有，没有，一条狗，后来被阉了，后半生就没了什么消遣，又胖成那个样子，会闷出几颗结石来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我讥讽了回去。

“有！你有。就说从我认识你那天开始我就觉得你总是在心里偷偷地笑我。”